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八十八回 甘言易入弱女移家 孽報難逃惡奴結局

過了一夜，鳴乾遵著薛氏的教訓，躲在家中，不越雷池一步，果然未有危險。一連三日，形響俱無，連信也沒有了。鳴乾以為真應了薛氏的說話，這班人只有虛言恐嚇的能力，炸彈手槍，都是紙上空談，並無實際，因此將他們丟開度外，城裡城外，出入如常，行所無事。薛氏因有言在先，也不阻止他的行動。然而他路上委實未遇什麼形跡可疑之人，就是百子鞭也沒聽得人放過，別說炸彈手槍了。鳴乾至些，恐懼之心，完全消為烏有。但美良等那肯就此干休，他們於默士被偵探弔去盤問一節，並未知道，因阿招深知默士為人，他那天在包探茶會上，雖然竭力掩飾，已被阿招看出他無私有弊，深恐再盤駁下去，不免要露出馬腳，故而硬出頭，將他帶著跑了。一到家裡，免不得臭罵一頓，說：「我沒叫你多管冰事，你打算惹出禍來害我不成？自此之後，我不叫你出去，你休想出這裡大門一步。」命他將長衫脫下，置在自己箱子內，一把鎖鎖了，只讓他穿一套破布衫褲，說：「你若怕冷，不妨把我的外國紗單衫罩在外面。若要出去，就這樣的出去便了。」默士身上穿著件女衣裳，如何再能出門，只得蟄處家內，機關部中，也不能再去報告。不過美良等，已知默士探不到鳴乾那裡的真實消息，有其人同沒其人一般，因此決意將他撇在旁邊，自與畢三等單獨進行。縱使無錢到手，那一擊之威，也必試他一下，並不是與鳴乾有甚深仇宿恨，皆因言已出口，同做生意一般，不能實踐，便失卻信用。為著顧全日後買賣起見，不能不下一次辣手，以保後來名譽。他們處心積慮，就預備送一個炸彈到鳴乾家裡，令他發一個大大的聲音，不論傷人不傷人，明日登出報來，大眾知道，他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。又因鳴乾為人，頗藏機詐，兩番對付，手段已見一斑，算得是個勁敵，自己豈敢大意，料他日內必有準備，有意暫捺幾時。挨到一個禮拜之後，方才預備進行。他們所用炸彈，無須自造，專有班外國浪人，制就了買給他們應用。小的只能發聲，大的方能傷人，然而也沒外國小說上虛無黨用的炸彈，力能坍塌倒壁那般效用，不過是東洋甩炮的變相罷了。價錢也極其公道，自數角至一二元不等。今兒他們因要做出牌子，所以買了個一塊多些錢的中號響彈，裝在枇杷簍內，上在蓋些枇杷，教畢三扮作送禮的模樣，送到鳴乾家裡，又恐他們見來歷不明，退還不收。因此天才發亮，就去叩門。他家的娘姨也剛起身，開了門問他做什麼？畢三說：「我們航船上來的，有簍枇杷送給這裡杜先生。」

娘姨回說：「杜先生還睡著呢，你倒來得不早。」畢三笑說：「我們鄉下人，天亮了就起來，天黑了就睡，不懂早不早晚不晚，多謝你搬進去。少停我來討回片罷。」娘姨以為討回片就是要送力，因此深信不疑，說：「你放下就是。」畢三遞在娘姨手中，眼看她端了進去，方歡歡喜喜的回去，聽候消息。合該鳴乾倒灶。他昨夜因秀珍、秀英姊妹兩個，都在家裡。他對著秀英，有時候當孩子一般，不甚迴避。但秀珍年事已長，有她在旁，雖然彼此如觀火，終不免有點兒礙眼，所以遇著秀珍住在家裡的時候，恭氏便不許他樓上過宿，因此鳴乾竭力勸薛氏不必管束女兒，好遂他自己的私願。現在外間秀珍小房子愈借愈多，一月中難得回家幾次，鳴乾也大為得意。然而他暗裡頭的罪孽，可造大了。這天恰值秀珍回家，他便宿在樓下廂房內。娘姨搬枇杷簍進去，見他睡興很濃，隨手放在賬桌底下，也不喚醒他，自己仍到外面操作去了。又隔多時，鳴乾起身，看見枇杷簍，問娘姨這東西哪裡來的？娘姨回說：「一個航船上人送來的，少停還要討回片呢。」

鳴乾問他可有什麼書信留下？娘姨回道沒有。鳴乾又問：「他可曾告訴你什麼人教他送的呢？」娘姨也不知道。鳴乾大笑，說：「你兩個倒是一對糊塗蟲，怎麼送東西不留姓名，教我算收了誰的人情呢？且待他來討回片再說罷。」不意小大姐替鳴乾打臉水，看見桌底下有簍枇杷，小孩子都有一種脾氣，自己看見了愛吃的東西沒得吃，便喜歡告訴別人，彷彿別人吃了，自己口中也適意的。因此她等到秀珍姊妹起來梳頭淨面時候，口中再也熬不住了，告訴她說，底下杜師爺，有人送枇杷來給他。這一對姊妹原也是孩子脾氣，聽了枇杷，就想吃枇杷，打發小大姐下樓去要。小大姐奉著將軍令，急匆匆奔到樓下，那時鳴乾正在廂房中記零用賬，小大姐叫聲：「杜師爺，小大姐二小姐要吃枇杷呢！」

鳴乾笑道：「我這簍枇杷，還不知誰的主人呢！既然小姐們要吃，你自己台底下去搬就是。」小大姐聽了，就此蹲下去拿枇杷，她因鳴乾沒叫她連簍搬上去，只得揀大的拿，心中巴不得，多拿一點是一點。倘使兩位小姐吃不下了，多的便是自己口福。所以她手中拿不下，便用衣服來兜。豈知搬了一半，忽然搬出個香煙罐頭來，小大姐還捨不得就此了結，故而舉起手，將洋鐵罐置在賬桌上，說：「杜師爺，這裡頭還有一聽香煙呢。」說時出空手，仍在這裡揀枇杷。鳴乾聽她說枇杷簍中有罐紙煙，不覺一怔。又見這洋鐵罐已被小大姐置在台上，他見上面並無什麼標識，原來平常嚇詐黨送炸彈，上面都寫明小心炸彈字樣，有時洋鐵罐裡面實些泥沙，也寫這種名目，所以謂之嚇詐。但這回他們因預備發一個大大聲音，利在收的人自己觸發，故而並未黏有簽條。

鳴乾雖沒想到這罐內就是炸彈，然而也曉得枇杷簍中吃洋鐵罐，決不是好東西。又被小大姐放在他面前，不由格外著慌。他恐裡面或者是鑊水，和在枇杷中，吃了就要毒殺的。現在搬在台上，深恐鑊水流出來，燒壞別的東西，急於要將這罐頭拋棄。說時遲那時快，他也來不及吩咐小大姐，這枇杷是吃不得的，先要緊拿起這個洋鐵罐，開了玻璃窗，望天井中一拋，真好比代他們擲了個炸彈一般，頓時轟天價一聲響，屋宇搖動，樓上樓下，玻璃窗都被震碎。鳴乾頭顱正靠著窗，碎玻璃直陷腦門，雖未致命，兩耳膜被大聲所震，腦筋昏亂，當時即滾到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小大姐雖和他在一間房內，幸得她蹲在台底下揀枇杷，面上沒被玻璃划著，而且隔著一層牆，炸聲也未直接攻入耳膜，故沒和鳴乾一般暈倒，然而已震得七葷八素，枇杷滾了一地，連身子也軟癱在地上，站不起來。

樓上秀珍秀英姊妹二人，正在措臉，大聲發作，她們的面盆也翻了身，碎玻璃乒乓拍，跌將下來，更急得她兩個沒處可躲，各個抱著根銅床柱子，叫喊母親救命。薛氏還在頭上，自睡夢中驚醒，聽四面碎玻璃聲響，不知道房子坍得怎生模樣了？打從床上，一躍而起，哪裡還不及穿鞋著襪，赤了雙足，開房門奪路奔逃，心慌意亂，奔到扶梯口，一失足便由樓上直滾到樓下。他家還有個娘姨，正在灶下燒早飯，一聞聲響，誰不要命，幸得後門開著，她便帶著根火夾，逃到街上，嘶聲喊救。四鄰八舍，也都聽得炸聲，紛紛出來觀看，見娘姨叫喊，爭問她裡面什麼聲音，娘姨倒又張口結舌，回答不出了。馬路上的巡捕，也聽得聲音，過來查看。有幾個好事者，已由後門中擁到裡面觀看，巡捕也進去了。娘姨見人多了，膽也陡壯，隨眾入內，先將薛氏由樓梯底下扶起，可憐她已跌得鼻青眼腫，粉臉增光。娘姨要扶她客堂中坐，薛氏看見這許多人，嚇得置身無地，哪裡還敢露面，叫娘姨出去照顧一切，自己忍著痛，重複回到樓上，躲在房中，緊閉著門，不管他底下天翻地覆。

秀珍姊妹，也奔到娘房中，問母親究竟怎麼回事。薛氏可回答不出。三個人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沒一個做聲得出的。樓下巡捕，已將小大姐自賬桌底下拖了出來。問她如何起頭，她也無從得知。不過鳴乾斜七豎八，倒在地下，已同死的相差無幾。看看他雖然滿頭流血，卻是碎玻璃所割，身上有無傷痕，巡捕不敢解他衣裳觀看。房中硫磺氣息頗重，不過並無物件炸損的痕跡。忽然外間這班瞧熱鬧的鼓噪起來，原來他們在明堂內，尋到了幾片炸毀的洋鐵皮，地上還有兩尺見方一塊焦痕，於是眾口同聲，說是炸彈。小大姐也想起了枇杷簍中那洋鐵罐，即對巡捕說知，巡捕再打電話報告捕房，一時來了許多包探人等，先將閒人驅逐一空，然後在客堂廂房四週察看多時，盤問娘姨大姐，也都有頭沒尾，只曉得有簍枇杷，是個不明來歷的航船人送來的，洋鐵罐也在這裡頭拿出來，如何炸發，沒人知道。包打聽又問受傷的是這裡什麼人？娘姨不能實說，只得推頭是宅裡請的賬房師爺。包探要見見主人，薛氏哪敢出來，卻教大小姐秀珍代表下樓。包探問她事前可曾接到什麼書信？可巧秀珍已十多天沒回家了，對於這事，一概不知。包探問她，她便回頭沒有，因此變成了個大大疑案。包打聽又告訴秀珍，你們那個師爺，傷勢頗重，恐有性命之憂，你們可願意送醫院否？秀珍一聽有性命之憂，暗想不送醫院，死在這裡算誰的賬，自然巴不得早為出鬆，一口答應他們送醫院。於是巡捕包探，七手八腳，將鳴乾扛上一部黃包車，送往醫院中去了。

秀珍始上樓告訴娘，杜某人已送醫院。薛氏吃了一驚，她原沒有曉得鳴乾受傷，此時深悔自己不曾親下樓去，看看他傷勢如何。又因秀珍擅作主張，將他送往醫院，她想醫院中那有家內請醫生看的仔細，而且外間要避嫌疑，自己又不能時常去望他了，這豈不是一樁大大的錯處，都是秀珍這孩子冒失壞的，為何她先不問我一句，再送醫院呢。心中雖這般想，口內卻不便抱怨她女兒，只說：「你為何自由自主，將他送入醫院，倘有長短，如何是好？」這句話秀珍可受不下，她一想原來你還不捨得將他送醫院呢，但為何不早對我說一句，現在人已扛著走了，她倒說出長短這句話來，不過聽他們說傷勢頗重，恐有性命之憂，設或死在醫院中，我可擔不起這個責任，此言還得預先說說明白。因道：「母親若不願意將他送醫院，馬上去追回來就是。我也為巡捕說的，不送醫院，恐有性命之憂，所以才答應他們送的。女兒又不是娘肚裡的蛔蟲，怎曉得娘的心腸怎樣？現在醫院中救得好救不好，還沒一定，娘有什麼主意，須要自己早為打准，別耽誤了，說是女兒的錯失，女兒可不能答應。」

這也是平常薛氏縱她女兒過甚，因此秀珍出言吐語，自己也不覺得輕重。但薛氏聽了，那有不惹氣之理，更兼她適間跌得頭疼牙痛，滿身是傷，一肚皮的苦處，完全悶在腹內，怎禁得再加上女兒的奚落，不則的氣得她臉也青了，連聲說：「你講得好，這是女兒對娘說的話麼？」說到這裡，心中一陣苦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就流將出來，慌忙拉手帕拭淚，也不再開口了。秀珍也曉得娘生氣，不過話是自己得罪她的，出了口收不回來，覺得站在旁邊，亦頗沒趣，加以適才受了嚇，驚魂未定，愈覺家中一刻不能再留，幸自己辮子早已梳好了，只須換一換衣裳，便可出去。當即到自己臥房換衣服。秀英跟著進來，說：「你可是又要出去了？」秀珍道：「不出去在這裡守死不成？」

秀英聽話頭不對，她見了姊姊，素有幾分懼怕，因此不敢再同她多話。看她換好衣裳，對鏡子薄薄撲上一重粉，方對秀英說句我去了，也不再走娘房中經過，開了旁邊一扇門下樓而去。走到樓下，見娘姨大姐還在客堂中談論說話。秀珍喚娘姨開門，自己也跟著出來。不意門一開，兩人都吃一嚇。只見門外擠得人山人海，各人都張大眼睛，向她這裡望著。見門開了，更齊聲吶喊說：「門開咧！」這班人也同看西洋鏡一般，脖子伸得更長了。原來早上這裡炸彈爆發的風聲，傳出之後，四路八方，有許多愛瞧熱鬧的人，聞風前來觀看。雖然大門閉著，外間毫無痕跡，他們也彷彿有景致似的，站著不散。有些過路的看見這裡好多人站著，他們連什麼事都還不曾纏清，兩腿也跟著站定了，因此看的人愈聚愈多。秀珍見了這許多人，也不由心驚膽戰，忙教娘姨閉上門，自己定一定神，想前門不能走，後門也許沒人，因又轉到後門口。果然看的人略較前門稀少，而且都是鄰舍人家的男女。秀珍硬著頭皮出來，看見有部黃包車走過，慌忙叫住他，也不說什麼地方，一腳踏上去坐了，彷彿聽得旁邊人切切談論，說出來的就是那女人的大小姐，秀珍也不理會，指揮黃包車夫拉她走了。娘姨閉門進內，隨即上樓去告訴薛氏，說大門外有多少人觀看。薛氏命秀英開洋台門看看，也嚇得她逃了進來，說：「不好了，馬路上黃包車也走不過咧。」

薛氏聞報又急得六神無主。恰巧這時候，她家隔壁鄰舍白公館的主人白大塊頭，得知她家炸彈傷人，她因秀英方面的關係，慌忙過來慰問。看前門不能走，便敲後門進內。仗著自己是熟識的，一腳走到她們樓上，叫了兩聲二小姐。秀英出來，看見是她，忙邀她房內請坐。白大塊頭與薛氏只見過一次面，但現在她竟同熟識的差不多，見面非常親熱，說：「奶奶你受驚了。阿呀呀，面上也受著傷，不知可是炸彈炸著的？現在這班殺千刀，真是該死，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動不動就送炸彈，人家和他們無仇無恨，卻要弄得人家家口不寧，不知是何居心！聽說這裡的師爺也受了傷，不知可礙事否？」薛氏聽她提起師爺受傷，可異常觸心，說：「是呢，傷勢聽說很重的，我也不曾目睹，現在已送醫院咧。講我乃是跌傷，倒還不打緊。只是兩隻門牙疼得很，還有些搖動，只恐要落下來了。」

白大塊頭聽說，就替她看牙齒，說：「這是跌傷，不礙事的，隔一天倘若痛得利害，我有個很好的牙醫生相熟，不妨陪奶奶同去看看。」說罷又道：「這裡前後門看的人擠滿了，實在討厭得很。」秀英接口說：「不知他們明天可肯散呢？只怕他們一輩子同瞧西洋鏡一般，進進出出可不受累麼！」說得薛氏笑將起來道：「癡孩子，停一回他們見沒有甚麼好看，自然要散的，何用等明天。」白大塊頭也笑道：「二小姐就是這點討人歡喜，一樣一句說話，在她口中講出來，就覺異常受聽。」

薛氏聽白大塊頭贊她女兒，也不覺笑逐顏開，連痛苦都忘卻了。白大塊頭曉得薛氏受馬屁功，於是更大拍之下，贊她如何賢慧，兩位小姐又這般美貌，真的是大人家閨秀，到底和平常人家不同的，拍得薛氏母女都笑口大張，合都合不攏來。白大塊頭乘機說：「這裡玻璃都炸破了，一時恐不容易配好，那倒還在其次，只恐這班送炸彈的殺胚，心還不死，再幹什麼別的花樣，可不又是很可怕的麼！」此言一出，不由薛氏歡腸冰冷，愁上眉頭，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白大塊頭道：「依我之見，常言說：只有千年做賊，沒有千年防賊的。既然有這班人在內作梗，若要平安，此地可就不能再住，但搬場也不是容易之事，況房屋收拾得這般精緻，也頗費點心思，無緣無故退掉他，豈不可惜，所以照我想來，搬也不必搬了，只消奶奶同小姐二人，暫時住到親眷朋友那裡，避他幾時凶險，過了十天二十天，再搬回來，倒也是一法。」薛氏道：「此言甚是。不過住在別人家，哪有自己家內便當，吃什麼和洗換衣服，人手也周折得很。」白大塊頭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還有個法兒在此。奶奶倘嫌我們舍間齷齪，倒很可請到我那裡暫住幾天，橫豎那邊有個空房間很寬敞的，你母女二人盡住得下。就是大小姐回來，也有睡處。這樣吃的用的，和洗換的，以及人手，都同在自己家內一樣，不過多跑幾步路罷了。而且奶奶若愁寂寞，我們那裡小姊妹淘很多，又麻雀要湊搭子，十分容易，二小姐是去過的，只恐奶奶嫌我們那裡地方齷齪，不肯賞光罷了。」

薛氏聽了，暗想果若在到她那裡去，彼此貼隔壁，要什麼打發用人跑一趟，就自己過來拿拿，也不妨事，燒飯洗衣裳，都可在家裡端整好了送過去，委實同自己家內差不多。就是再有炸彈在彼轟發，隔著壁諒無妨礙。平常一切事情，也照應得著，為計果然莫妙於此。只是同白奶奶還是初交就要去驚擾她彼此客客氣氣的，未免難以為情罷了。今聽白大塊頭說，恐她嫌地方齷齪，不肯過去，忙道：「這個請你不必客氣。我常聽小女說的，你們尊府比這裡清爽多了。只是我們無故要來驚擾你府上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呢？」白大塊頭聽薛氏話中已有允意，不由喜上心頭，忙道：「奶奶說哪裡話。常言遠親不如近鄰。遇著為難，禮讓幫忙，彼此扶助的。奶奶如若不棄，讓我先回去，教他們收拾乾淨，再來請奶奶二小姐一同過去便了。」薛氏說：「這樣又要勞你腳步，教我們更不過意了。」

白大塊頭笑道：「奶奶若不過意，隔幾天多請我吃兩頓大菜就是，我的嘴很饞呢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笑著下樓而去。薛氏心中很感激白大塊頭的美意，但秀英卻曉得她別有用心。然而與自己有利無害，故也樂觀其成。母女二人也不須怎樣的預備，只各抹一把臉，掠掠鬢腳，隔一會，白大塊頭又來相請，薛氏命娘姨留心門戶，自己鎖了房門，帶同秀英，三個人出後門到她家內。白大塊頭將這裡最考究的一間房，讓給她娘兒倆居住，薛氏看她家的佈置，果然十分精緻，簡而不繁，雅而不俗，著實是個善於佈置房間的老手，心中暗暗欽佩。私下問秀英：「這白奶奶的丈夫，究竟作何買賣？秀英回言也不十分仔細，聽說是個書畫家，不過住家並不在此，所以未曾會過。薛氏點點頭，恰值白大塊頭又來敷衍她們，因此不便多講。這天白大塊頭出空身子，竭力應酬她母女兩個，到晚又邀了何奶奶，同另外一個女友來家，陪她們又了半夜的麻雀。麻雀散場，用了夜點心，何奶奶等各散回家。白大塊頭始帶笑告訴薛氏說：「不怕奶奶笑我，我們老爺的公館，並不住在這裡，這裡係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借住的所在。現在這朋友出門去了，我因搬不了他待我的一片情意，所以這裡房子至今沒肯退租。說出笑話，我家的老爺年紀雖老，脾氣還同少年人差不多，我們老夫妻兩個，非常恩愛，老頭子沒一天肯放我宿在外面不回去，我也沒一天肯讓老頭子獨住在家的。故此我今天雖然請了奶奶小姐到此，夜間仍不能奉陪，待明天一早，我再來問候你們。奶奶晚間若要什麼，不妨隨意使喚這裡底下人去拿，彼此切勿客氣。」

薛氏聽了，連說怎敢，現在時候夜深了，你要回府，不妨請便，我們擾了你已過意不去，怎敢再拖你在此相陪。白大塊頭笑道：「我耽心奶奶寂寞，所以很捨不得離開你呢。」薛氏也笑道：「那有何妨，我在家時候，不是也同這裡一般的麼！」白大塊頭始笑著，對她母女道了聲明朝會而去。薛氏因心中掛掛鳴乾的傷勢，這夜頗難安枕，秀英卻適適意意做了一夜好夢。第二天早起，薛氏打發人到自己家內，喚那娘姨過來，問她可曉得杜師爺現在什麼醫院內？娘姨說：「聽他們昨兒搬他出去喚黃包車的時候，叫

什麼濟醫院，不知在甚地方？」薛氏一想，上海有濟字的醫院最多，如公濟、仁濟、廣濟之類，究竟不知是哪一處，但以情形而論，也許在仁濟醫院內，不如與秀英同去跑他一趟，因命娘姨快去尋走梳頭的，來替我梳頭。一面催秀英趕緊洗面梳頭，陪我一同出去。秀英問她何往？薛氏不答。秀英已猜出她娘的心事，頗欲回頭不去，又恐娘聽了不免生氣，只得向薛氏要了鑰匙，回轉自己家中，教小大姐梳辮子裝飾定當，自己換了衣服，並將娘的衣裙，也帶出一套，鎖上房門，回到白大塊頭家中。

薛氏的頭也將次梳好，本來她有個脾氣，梳好頭還喜歡摸摸掠掠，一個人對著鏡子，要弄好半天工夫。今兒有事在身，居然也肯草草了事咧。換好衣服，又將粉撲在面上薄施一層脂粉，方能出門。母女二人，也不帶娘姨大姐，合坐一乘黃包車，徑往醫院，果然被她一尋就著，鳴乾正在這裡。院中人聽他們來找炸彈炸傷那個人的，便指引他們到病房中。原來鳴乾由捕房直送醫院，沒自己人前去關切，因此醫院中位置他在三等病房內，乃是統房間，除他之外，還有許多病人，不免有種種藥水氣息。薛氏母女鼻中聞慣了香水氣，到此那裡忍耐得住，只得用手帕掩著鼻子，看鳴乾滿面用藥水棉花橡皮布絆著，只露兩眼鼻孔在外，那裡還像人的模樣。兼之仰面朝天而臥，兩眼烏骨溜溜，更為可怕。薛氏喚他鳴乾，秀英叫他杜先生，他一睬不睬。

薛氏大驚，看他又不像睡著的，不過兩眼發定，和往日情形不同。正要問醫院中人什麼緣故，院中人已告訴他說：「此人外傷，只被玻璃劃破了皮膚，並無大礙。不過腦筋受傷很重，據醫生的推測，此人從前一定耗費腦筋，操心過度，腦中本已受傷，這回陡受重大的炸力，出其不意，常人或當得住，甚者不過耳朵震襲罷了，此人卻因腦筋空虛之故，受不住這種激刺，以致神經係知覺力已失效用。所以昨兒我們將他救醒之後，他言無倫次，忽哭忽笑，完全成了神經病，睡時兩目不瞑，醒後便狂呼亂鬧，力大無窮，妨害這裡病人的安寧不校現在光景是睡著的，你們看他直同醒的差不多。早上醫生已有命令，調查此人的家屬，著他們前來領回去醫治。如若不願領回，我們可不得不轉送瘋人醫院。治得好的治好，治不好只可幽閉終身的了。你們可是他的家屬，得信來領他回家的嗎？」

薛氏母女搖頭不迭。你道薛氏昨天還抱怨女兒秀珍，將鳴乾送了醫院，沒留他在家診治，現在醫院中既肯讓人領回去醫治，她為何又忽然推手了呢？卻也有個緣故。薛氏起初以為鳴乾受的外傷，沒甚大礙，故此願意留他在家。現在聽說他已成了神經病，便是個癡子，自己所希望他者，乃是管賬和一切幫助她的事務，既然人已癡了，便不能再為幫她，她還要這廢物何用。二來弄一個癡子住在家中，豈不嚇殺。所以聽醫院中問她，恐他們要吃住她領人，慌忙搖頭說：「我們並不是他家屬，他乃是我家用的賬席，聞他受了傷，故而來此探望的。」正說時，忽聽鳴乾在床上一聲怪叫，舉起一雙手，掩住自己的眼睛，身子亂抖，連床也格格震動，口中一陣喘息，顫聲叫喊：「錢老闆，我不曾昧你良心，你休要扼我的喉嚨，饒了我一條狗命罷。」

醫院中人聽了，不知他說的什麼，彼此都呵呵笑將起來。但薛氏母女，卻曉得他喊的錢老闆，便是如海，不由毛髮悚然。這也是神經上的作用，鳴乾所作所為，對於東家錢如海，著實昧點兒良心，雖然是如海自己為惡之報，但鳴乾心中，常慮著如海的陰魂，要來取他性命，久而久之，這理想深印在腦筋上，此時他喉際本有一處傷口，用橡皮布裹著藥水棉花，呼吸自然微有不便，在他腦筋淆亂的當兒，就彷彿如海在那裡扼他的喉嚨，不覺直喊出來，倒也並不是冤魂作祟。神經病言語無度，都與其人平日思慮上大有關係，這也不是作者理想之辭，醫學界中，大概都明白這層道理。但薛氏母女，那有醫學上的知識，她們只當是如海的陰魂，在彼索命，都嚇得毛孔直豎，冷汗橫流，意欲托故逃走，免得在此受怕。這時候又聞外間哭聲大作，有個人直著嗓子，一路喊將進來。薛氏忙回頭看來者何人，卻原來是個矮胖婦女，蓬頭不整，面目可憎，後跟著一個老娘姨，眼淚鼻涕，一路哭喊進來，聽她口音，彷彿是紹興人，嘴內不住叫喚家公，不知是人名呢，還是什麼。醫院中規矩，病房內不許大呼小叫，聽她這般吵鬧，院中人都向她搖手，叫她輕聲。嚇得那婦女就此不敢哭了，低聲問伴她來的一個人道：「我的家公在哪裡呢？」

薛氏看這婦人，面不相識，倒也不以為意。豈知那婦人卻認得薛氏，原來她就是鳴乾的元配戴氏，素居在城內紅木店中，今天早上，醫院中探知鳴乾有家眷住在城內，故著人進城去通知他們。戴氏得信，如喪魂魄，連頭也來不及梳，急忙帶著個老娘姨，隨來人回到醫院中。一進門，想起丈夫活潑潑地的出去，幾天沒回來，就遭著這樁橫禍，聽來人說他已發了癡，不省人事，自己見了他，不知還認得不認得？心中一陣苦，就不覺將哭起來。現在丈夫沒看見，先看見了薛氏，她二人雖然從來沒覷過面，但鳴乾有時候藏著薛氏的照片回去給老婆觀看，因此薛氏雖不認得她，她卻認得薛氏。而且她常聽鳴乾說話之間，彷彿同東家娘姨有點兒關係，這也是男子漢嘴不緊的壞處，言者無心，聽的人豈不存了意思，此時她見薛氏倒比她先來了，不由酸從心上起，醋向口邊生，覺丈夫同自己不對，都是她從中作梗，今朝在此相見，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不妨拿別的事情丟開，先同她講一講道理。因此也不再找家公，卻挺胸凸肚，跑到薛氏面前，對她眼一瞪說：「東家娘娘，你倒大有情義。我家老公有病，難為你來看他。不過他昨天在你家受了傷，你雖然是他的主人，但伙計只能幫你幹事，你不能當他沒有家的一般，一切都由你做主。受傷的當天，為甚不教人來通知我？卻要今兒醫院中派人關照？倘若在你家中，被人謀害死了，你也不聲不響，將他葬了不成？請問你，他到底是你的家公？還是我的家公？」

她講的是一口紹興白，瓦長瓦短，薛氏雖不能全懂，卻也聽出幾分意思，心知這就是鳴乾的紹興老婆，看她直逼上來，勢頭甚盛，不由的面紅耳赤，兩腳向後倒退，口中說：「你是何人？做什麼做什麼？」戴氏見她退後，就一步步逼緊說：「你還不認得我麼？我是何人」你再看看。」薛氏見她愈逼愈緊，急得她有口難開，嘴唇泛白，手足冰冷，緊抓住秀英的手。秀英也驚得渾身發戰，目定口呆。兩個人都向後退，看看快要貼著牆壁，後無去路了。幸醫院中人，見戴氏神情可怕，恐她動起粗來，驚壞病人，這是章程上不許的，故而一齊上前喝阻。戴氏不服，又同院中人吵鬧。薛氏便趁此機會，帶著秀英，一溜煙逃出醫院，坐上黃包車，心中猶自突突亂跳。秀英便抱怨娘不該到此來的，自取其辱，豈不難為情殺。薛氏一面安慰女兒，教她不可聲張，自己也垂頭喪氣，十分失意，回到白大塊頭家中。白大塊頭業已出來，迎著她二人笑說：「你兩個倒好早啊！我以為你們此時還沒起來，我到這裡，正好喚你們起身，順便在麵館內叫了點心，不道到此一問，你兩上早出去了。我正愁點心來了沒人吃，現在恰巧你們回來，點心還不曾送到，也是我的運氣。」

薛氏道：「又要費你的心，教我們如何過意得去。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你客氣殺了罷。倘在這裡住一年，不知你待怎樣，方能過意得去呢！」說罷大笑。移時點心送到，乃是三碗雞絲麵。薛氏母女，都吃不下，各人有半碗剩頭，都被白大塊頭一個人並入自己碗內，連湯呷光。這天仍和昨兒一般，白大塊頭竭力敷衍她們母女。吃過中飯，又去邀了幾個女友來家，陪她們抹牌閒談。一連數日，起初白大塊頭邀的還是些女客，後來偶然插入一兩個男子，但也不是外人，都是白大塊頭的子姪輩，和乾兒子之類。薛氏見慣了，也不再避嫌疑。有時男女混雜在一桌上，也不妨又麻雀，果然很不寂寞，比家內樂意多多。但薛氏因借住別家，終非久計，約摸過了半個月光景，見家中並無別的動靜，仍復搬回家內。

白大塊頭也不強留，不過在她家中認識的一班男女，因熟不避嫌之故，也常來薛氏家中又麻雀玩耍。有時白大塊頭家中要湊搭子，常著人來喚秀英過去，每每天明瞭才放她回家，薛氏也不疑心。因她家內也有人伴著又麻雀，並不寂寞之故。常言有句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薛氏入了白大塊頭一流，結果如何，我也不忍細說，看官門會心不遠，想必自能領悟。不過當其時薛氏還有些記掛鳴乾，自己雖不敢再去探望於他，卻打發娘姨到醫院中調查之下，方知他就在戴氏同她吵鬧這天，搬回家內醫治去了。薛氏又著她進城，不敢向鳴乾家直接探問，卻向他左右鄰舍打聽，據說鳴乾的瘋病，已入膏肓，無法可治，醫生回絕，現在家中人恐他惹禍，鎖他在空房中，聽其老死而已。